

# 从一个小县令身上，看“大汉雄风”

关键在于，曹全治下，虽然时局尚不安宁，但郃阳县仍然迎来大丰收，“农夫织妇，百工戴恩”；尔后，水害扰民，曹全又兴造城郭，举贤荐能，且诸般业绩，“费不民出，役不干时”——此系郃阳县百姓为他立碑的重要原因。

□记者 | 孔冰欣

“……将义兵，行天诛，赖陛下神灵，阴阳并应，天气精明，陷陈克敌，斩郃支首及名王以下。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，以示万里，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”

《汉书》里甘延寿、陈汤的这一段，辞章飞扬，气吞牛斗。匈奴的郃支单于既怀不臣之心，大汉的铁骑，便必要把贼子的头颅与贪欲一起踏在脚下，令他们明白“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。两百年后，军民振奋的一幕再次上演：又一位大汉勇武儿郎，在讨伐谋逆的疏勒国王时，让英雄的事迹，铸就不灭的回声。

近期，在上海图书馆有史以来举办的碑帖展中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、藏品最优的“大汉雄风：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”上，《曹全碑》（俞复藏本）无疑是最吸睛的展品之一。石刻文献之壮美、金石文脉之传承毋须赘言，展品背后的大汉传奇，更总是吸引我们一再走进历史纵深处，于苍茫残局，点检山河消长。

## 传奇的人生，传奇的碑刻

东汉建宁二年（169年），曹全举孝廉出身，被授予郎中之职，后拜为西域戊部司马。当时西域疏勒国国王和德弑父篡位，且不对大汉皇朝贡税述职，曹全遂领大汉王师，吊民伐罪。

汉军攻城野战无一不胜。曹全本人体恤下属，为士兵亲自吸出毒疮，还将美酒取出，与普通小卒一道享用。如此，全军上下一心，最终活捉和德，当众处死了阴谋家。而当曹全的军队凯旋时，西域众多小国壶浆箪食热情相迎。

至东汉末年，权力斗争愈演愈烈。外戚干政、宦官擅权，皇帝形同虚设。政治的黑暗，社会的动荡，国家命运和个人前



曹全碑（俞复藏本）。



途的渺茫，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批评，逐渐形成了所谓“清议”。而“清议”发展到后来，招致“党锢之祸”。

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（166年）。宦官张成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，以“钩党”为罪名，大肆捕杀士大夫和其他反对者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。三年后，曹全卷入了由李膺等人引发的第二次党锢之祸。他们虽在朝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，却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诬为“党人”，遭到残酷镇压。这两次党锢之祸，均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收场，曹全亦受波及，以至于弃官隐居。

光合六年（183年），曹全再次举孝廉出仕。时值张角黄巾起义，郃阳县郭家也在当地开始“搞事”，焚烧官署，多个郡县同时告急。皇帝征询群臣如何处置的意见，而他们都想到了曹全。于是，曹全被任命为郃阳县令。

他一到任就扑灭了战后的余火，将参与暴乱的匪患斩草除根，依稀再现当年平疏勒之乱的血铁作风。关键在于，曹全治下，虽然时局尚不安宁，但郃阳县仍然迎来大丰收，“农夫织妇，百工戴恩”；尔后，水害扰民，曹全又兴造城郭，举贤荐能，且诸般业绩，“费不民出，役不干时”——此系郃阳县百姓为他立碑的重要原因。百姓的愿景向来很朴素：谁能真抓实干，带着大伙儿一块过上好日子，谁就值得被感谢、被铭记。